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藝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僉常集

戊戌改紹聖

己亥

遼改壽昌

王洪
大畧
仁惠
天祐
皇帝

智海真如慕詰禪師出於臨川聞氏聞族

藝九

寒詰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爲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爲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爲志律身甚嚴翠岩真禪師游方時詰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胸所至犯衆怒非笑之詰與之周旋二十

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真兩住刹詰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詰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詰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黃蘖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爲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之不可致芳岳簾席虛蓋禮迎以爲出世累月而後就俄遷大鴻衆三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纔月一再而詰講之無虛日放參罷詰自役作

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
夜禮拜持茅祝殿廡燈火倦則以披蒙首
假寐三聖堂初猶浴盡老不浴者十餘年
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

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詰靜退畏閑
不敢必其來詰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
包之日傾都采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
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
詰曰僧佛祖所自出狀僧狀佛祖也安有
名爲傳法而狀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

凡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詰土人如何會僧
擬對詰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
換機明年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人
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

萬光

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蘖住依之十餘
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悅之少然
祐不卹也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岳馬祖
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
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爲第一世

祐欣然肯來道林峰房蟻穴聞見層出像
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廊之爲虛堂爲禪
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
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
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
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
鑿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偈辭之曰
爲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願乞
封圓禮部牒免率廬老納袈裟人問其故
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

名也但以法未等耳王安上者舒王之弟
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烏鵲此骨歸
葬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
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
於是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仰塔曰凡住
鑿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而舍利者皆以骨
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卯塔曰凡僧化皆以
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
日夜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

十有二夏

贊改元符 西夏改永安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

寺愛之盡指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渤海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

之後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首衲不可折也於是爲開先之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

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化綯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訓酢妙句與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

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
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
藝苑
善又嘗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
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遂曰汝口不用返

四

記吾語異時裨貶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
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
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
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爲禪之謂請
益故元以是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

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
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
藝苑經吳中諸刹皆錢如王臣禮至金山元床
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
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

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間相高
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
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
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
聞之以元爲知大體李公伯時爲元寫照

元曰必爲我作笑狀自烏賛曰李公天上
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拈花明大
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前繩枯
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
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

藝苑

五

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蓋笑狀
非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
圓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
也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
天永安道昇禪師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

如雲本弊衣垢面探井臼典炊爨以俱給
之夜則入室參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
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
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
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遍叢至池

陽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
者嘗爲侍者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
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
它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居吳
江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夜話曰瑞

光虛席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
適此道人者耳既至寺集衆擊鼓鼓輒墮
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
雷振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
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

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
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
占本噴噴曰誰不欲作福衆識其意聽赴
之元豐五年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四
院爲八禪二律六中貴梁從政董其事驛

召師主惠林既至上遣使問勞三日傳旨
就寺之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
問道賜坐即盤足跏趺賜茶至舉盞長吸
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
上悅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

薨

六

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惠僧也後
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以師嘗爲先帝
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下勅
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
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

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其真慈善莫若此高嚴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師道譽請

以弟子禮見師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居靈岩閉門頹

七
七

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卧便卧

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憇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慶黃龍寶覺禪師入寂出於鄒氏諱祖心南

雄始興人也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信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違橫達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悅公留三年

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蘖南公至黃蘖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此時

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蘖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末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語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公從容

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八橫天迴池轉武南公肯之後使分座令接納來學南遷黃龍而化以公繼其席

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辭去乃得謝事間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鴻以致公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夏以長沙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鴻也

藝苑

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寐寢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齋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

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公爲舉其綱其言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識其畧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酸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爲不

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所
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
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
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公以生
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
九
欲觀光京師以錢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
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
之南還再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
閒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
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

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虧既高益移廢
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
夏五十有五

哲徽宗信立

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太后向氏召至執議立端王丞相章

博曰端王浪子耳曾市長望見王在蘆
下叱曰聽太后處分王出章博惶恐失
措遂即位荒淫奢佚幾直尚浮又寵道
士林靈素失道北遷降爲天水郡王壽
五十五在位二十二年終於五國城

遼天祚立諱延禧

道之孫秦王元吉
于畋獵女真有禽曰海東青玉爪
善捕天鵝一飛千里歲命其國人

窮取以獻人悉遂叛政和中董貢
與遼叛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
送作逃于夷山擒之削封海濱三
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遂亡

女真太祖阿骨打

後改名旻揚劍太
師之長子世爲酋

長是年舉

兵立國

禪門續燈錄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

白集是年八月十五日上進帝馬製序白
靖江人嗣圓通秀公其文曰昔釋迦如來
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生淨飯王家分手
指乎天地而其機也已露游門觀於老死
而幻緣也頓寐及半唱道鷄園勝芳鶴嶺

無邊刹境遂現於一毫之端大千經卷畢
出於微塵之表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葉
而書則一時聖法雖傳於慶喜拈花而笑
則正法眼藏獨付於飲光自達磨西來實
爲初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於曹溪於是

藝九

雙林之道迦光一滴之流寢廣自南嶽青
原而下分爲五宗各擅門風應機酬對雖
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拄鞭
影齊施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冰廣迤枝
葉扶疎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

朕膺天寶命紹國大統恭惟藝祖開度門
於絲窯太宗闡祕義於敷天章聖傳燈於
景德水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協助
神化以成無爲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嚮
空宗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剏二禪闡

惠林於東序建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
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
駙馬都尉張敦禮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
國之南於是祖席光輝叢林鼎盛天下襲
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禮以

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探取上乘了
靈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高座宣揚妙旨良
愜至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勤發問文殊
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

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今續
知之名蓋燈燈相續光光相入義有在於
是矣意圓澄覽海本含裹於十方生滅空
漚遂沉淪於三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識
妄相仍轉入諸趣良可悲也若因光內照

發真歸元則是錄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
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擎妙喜
世界禪指而現莊嚴樓閣神通妙用真不
可思議者也嘉於有衆締此勝緣俱離迷
津偕之覺路斯朕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

八月十五日賜敘

幸改年崇寧。錄崇寧當三錢。詔天下軍州
創崇寧寺。○又改天寧寺。先號
甲申歲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
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
唯識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即

日遊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
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
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
翥苴汝來也演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
僧道泉摩尼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領悟汗流

被體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閒田地義
手叮噬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
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
嘗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
耶法爾耶演褰衣旋磨一匝師嘗示衆云

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
下語不契師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
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湏是道者始
得初住四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
老和上鼓動唇舌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

藝九

十一

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
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又
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
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
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

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張
丞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刊削
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
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
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誠曰汝等

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
日吉祥而逝

己酉 金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丙戌 金詔釋氏有濟神喻分者除前
天 是年正月奉出西方其長豆

大觀○慈感寺

吳興郡民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歸於本寺後主建

炎間憲使楊應誠傳瓦駕入于溪漁人再獲建閣以歲之

崖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寂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父溫皆官于穎遂爲穎人初母無子禱于

蕡

玄

佛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乃娠生而骨相秀異方眸而孤母育於叔祖珍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官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

京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爲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宅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聽習毘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半時圓照道振吳中本逕造姑胥謁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

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如寐子之
於東寺焉出世婺之雙林遠抗之淨慈繼
圓照之後食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
然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
哲宗聞其名詔住上都法雲賜號大通又

繼圓通之後玉立孤峻儼臨清衆如萬山
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衆共未嘗以
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日填門住
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
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

十年天下頽見而不可得臨衆三十年未
嘗笑及閒居時抵掌笑或問其故曰不莊
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之非性
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
坐伊蒲塞饌以魚戒名者不食其真誠敬

藝苑

古

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
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而已果沒
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閣
世七十有五坐四十有五夏

庚寅五月停給僧尼度牒三年。六月以張商英入相時丈旱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

字以
賜之

英弼政和四月張商英羅相
詔賜京師謚祠

遼改天慶

壬辰是年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鵝預籠畜而烹之嘗夢鵝數千訴于前其一致詞

曰食君廩中粟充君著下肉一羨數百命生死猶轉轂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甚畏之

出魚溪詩話

癸巳四月嘉州風折大樹有僧在定有司聞于上詔令送至京師八月入內譯經院金總

時三藏鳴金磬出其定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惠持也西遊峩眉因入定于此三藏因徐啓今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徵宗令繪像頒行天下仍製讚

是年四月玉清昭陽宮成奉安道像上詣

卷九

十五

宮行禮七年改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十一月癸未郊上縉大珪執元珪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

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級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

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

史末

甲午詔佛果禪師克勤住京師天寧寺賜

史末

女真是年始叛陷遼寧江府

初選主

謂僧濫色令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烏降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
改年收國

阿骨打立月一日即位

馬二千犯泥同江之寧江州特
命射鹿慶州秋山遣渤海刺史高
山壽討之烏女真所敗失寧江州
有黑氣長數丈山自齊宮行一里
許貫於埋志

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
而後得不勝其擾二年春作如澑同
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醉使諸酋
椎客使蕭奉先日阿骨打獨不從天祚
謂豪當以事跡之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
吞佛牒近部族秋集女真諸部甲兵向
化之心阿骨打知其意即日阿骨打意氣雄
壯先舉兵向

政和五年黃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問曾到靈

藝九

六

樹否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此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辨無所抵悟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耳

渠能飽人耶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上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騎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湏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

會知事搘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屢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爲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

時詰禪師領獄簾往造焉詰問是凡是聖
對曰非凡非聖詰曰是什麼新曰高著眼
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是凡
是聖詰曰爭柰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
屋作噓聲詰曰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便

藝苑

七

出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翠岩舊有澑
裁創祠鄉人禳禱酒歲澑穢無虛日新誠知事
毀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
參據自當之乃躬自毀折俄有巨蟒盤卧內引
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它

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廷堅爲作
記有以其親墓誌銘於碑陰者新恚罵曰
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
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
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黃龍學者雲委屬

疾退居晦堂夜忽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
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
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
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
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

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曰末後一句子直湏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活十二月十三日晚叅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恭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

二坐四十五夏

丙申政和六年錢唐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少依祥符東藏惠鑑師學畢及見神悟謙公講天台教觀博究群宗以律爲本又從廣慈授菩薩戒戒光發現

藝苑

十六

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彌陀義疏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干卷自號安忍子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壽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頓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常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楊無烏贊之曰持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初入鄆時人不識虛空當有鬼神知四主郡席晚居靈芝三十年衆常數百掌言化

道士林靈素者溫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
嘗往來不逞於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
林靈素
薄之至楚州與惠世相歐擊訟于官府倅
石仲問焉喜其辯捷輕後脫之置館中問
吐納燒煉蜚神之術七年正月仲携入京

因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
素大言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
主之其弟青華帝君皆玉帝子次有左元
仙伯并書罰仙吏褚惠等八百餘官謂帝
即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已即褚

惠帝忻然信之賜林金門羽客建通真宮
皇帝
以處之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詔
改天下大寺為神霄玉清萬壽宮院為觀
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未幾有期
門之事矣○四月詔道錄院畧曰朕乃上

熱九

十九

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難
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
卿等可上表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
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毀詞
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錄院看詳取

索焚棄之

是年隆興府黃龍山靈源禪師遷寂名惟清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髫上學日誦千言吾伊上口有異僧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聽

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爲大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學安曰汝苦海法舟也我尋常溝壑耳豈能藏哉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時清至黃龍浪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

知端倪夜捨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著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清半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流輩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記別乃安爲之地矣張丞相商英初奉使江西高其爲人厚禮致以居洪之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

命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嘗與寂

音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

總爲
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

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

乎古之學者言在脫生死効在什處在偷

藝尤

平

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鉗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俠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其指法巧譬類此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

食罷淨髮安坐而逝

十一月汴京智海佛鑑禪師慧慤遷寂生

汪氏舒州人

廢改重和○金改天祐元年

十一月上御寶籙宮度王清神霄祕籙會

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爲大會林講經據高座上爲設幄其側林所講無殊絕者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

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項皆外畜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飲食而觀施三百謂之千

道會

云云○十一月有呈如日徐徐南行而落光煥人物與月

立金

宋史
無異出

藝

王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女真其初

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宋朝猶漢言打身長八尺貌雄偉沉毅寡言笑可胡呼大金也

故號東人顏勤視骨來遣

壬改宣和○西夏改元德○左街香積院水人請天祚求封再天祚遣使備乘冕為東懷皇帝流江瀆未○睦城方勝但道冠有微德冠無微德大士僧稱德者加之中罪羣臣諫者酷虐諫之變風春正月詔改

佛號大覺金仙

餘為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像故名

兩鷲若及城鉢便便鳥女道夫又以寺鳥宮院為觀尋改女冠額如之而倒大犬對十餘德士安心住坐不絕銅鏡塔像下書頭世所畫茶水末作前文本寺不絕銅鏡塔像下書正綠龍鱗塔黑取之却雨坐不絕銅鏡塔像下書頂有角頭色而龍拭數○令將膳食也床日夏五時帶衣被極驪食之其攝如傾倒於而荷人賛頌

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數隔林靈素搜水無驗四洲僧徒十
大士登城水勢頽竭還降日北五鼓天犯紫宮北起時折裂有聲
自而赤夕紗方作聲益大格有聲亦不絕其火然後其聲為多百
延及東南其氣為多百格有聲亦不絕其火然後其聲為多百格
追晚俄方入間更發背赤氣臣上至

○冬十一月放林靈素歸溫州死之宋史

立大師永道詔以所賜神銅鏡塔像禁輸錢幣換動若環金而涌沸狀日傍有其中青黑正汎無光

蓋大元年○春正月有眚忽僧寺遼改保

庚

平人多三月二十五日詔

慈受懷深禪師住相國忠

林院生壽春夏氏夏六月黑眚出洛陽

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三年乃息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

而敗上京東京

有物如人或一犬其色黑不能辨召日攻敗之延禧與二子奔于不毛之地由洛陽入夾山復立于燕遼由藝九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十九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厚贐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一日遊僧

是分美以元建滿

舍見拂拭藏經梵夾蒲粧公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云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云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乃已後因訪一同列見佛經乃問

何書云維摩經公信手探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殊方乃有此語公盡借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遂留心禪宗因提刑河東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容接引覽

而閱其語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祖曰是什麼公乃有省作偈曰是什麼是什麼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回洎被善才覲破毘嵐風急九天高
卷五

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奉使江左游東林謁照覺總議論義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覺曰兜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請俱就雲岩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

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戈戰
一場悅寂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
兜率抵擬瀑亭公問此是什麼悅曰擬瀑
亭公云換轉竹筒水歸何處曰目前薦取
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及夜話

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
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即
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乎公憤
然就榻至五鼓忽垂腳踢翻溺器乃省前
話即扣悅寢室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

曰賊物在什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
去來日相見翌日公授頌云敲旛鍾沉托
鉢回岩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
莫是遭他受記來悅於是焚香付之偈曰
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

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
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
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
翻身魔界轉腳迷途了無違順不犯工夫
仍囑曰參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

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是歲十一月悅歸寐公別悅未幾登右揆是夕彗星滅久旱而雨唐子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曰內前車馬機不開文德殿下

藝苑

吉

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鋩如禿幕明日化為甘雨來宅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我聞二公琴相年民間斗米三四錢明年當宣和辛丑

二月公奏謚號真寂遣使持文祭其塔其塔畧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龍安山中抵掌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爲嘆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建惠緣不勝壽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恩以發揮之爲持請於朝蒙恩追謚真寂禪師於戲惟余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日激厲之志雖死生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

表命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
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采鐵
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聲如雷震
視之已逝矣

金改天會元年

太宗吳王買立乃太祖弟粘罕幹不等

爺

薨

二十五

立之滅遼遂有南併之志升皇帝
岩曰會寧府為中京帝於禁庭親
魏瑞光光宗現佛即勑模像殿庭
供養帝親掃洒每食跪獻累年無
怠每歲歲會齊僧萬餘

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
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髯
長僅六七寸雖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
度爲女道士史宋

禪林僧寶傳成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

惠洪姓俞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辦博能緝
文性簡亮年十三出家依三峯禪師十九
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祕律師講華嚴
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盡
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荊州張丞相

是時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

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萼母不能收易

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
焉已而杖策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肇
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
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涼寺坐爲狂
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爲僧易名

德洪數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
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
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
窮治踪跡尚書郎趙暘等皆坐貶官師竄
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

毀形壞服律身嚴甚至長老避席莫敢
亢禮其同門友居谷山及其嗣法在諸山
者皆迎師居丈室學者歸之是時法禁興
黨人遊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
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鄒浩右師陳瓘尤

藝苑

王氏

盡其力其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
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廉知
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
師前日違衆趨義妻瀕於死既還僧籍宜
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

乞

不果明年師沒志汔不伸世以爲恨壽五十八臘三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金天會三年○遼保大五年

延禧奔

臣立其弟淳守燕京尋死又立其妻蕭氏改元德興延禧明海死詔削其官爵降蕭氏爲庶人初奔夾山至是越漁陽嶺南走金兵禽之

封爲海濱王踰年卒於長白山金滅之國除右邊自阿保機以來貞保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則至延禧保大己卯九上凡二百年
詔法師永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自住持昭慶崇化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釋迦院特賜寶覺大師充廬舍仍行住持

師諱永道東穎沈丘毛氏子弱歲厭世相往依承天寺南羅漢院真戒大師安恭學出世法既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之政和三年選補右街香積院住持賜紫衣五年賜寶覺大師宣和元年改佛號師

慧光

主

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惠日相向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曾廢佛我國家法堯准舜三武庸主妄足爲法我謂佛非中國之人不欲存其法於

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德士之稱
有死不敢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
疏曰臣永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遭際陛
下御寓之時三教鼎興萬方無事臣因棄
士農之業削髮披緇講授佛書助揚聖時
無爲之化竊謂三教聖人壹是教人以爲
善但爲其徒者妄相睚眦致使時君惑焉
蓋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堙塞周之
柱下史迺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
民守雌保弱慈儉無爲反利於朴屬周道

陵遲俗益浮僞而民莫之從也仲尼氏出
益倡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振世弊
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爲
謬悠其視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
文之賢議禮樂則謙讓未遑孝武窮兵讞
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之教應冥
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
書也苞羅精彌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
而測又明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
不滅積善積惡各以其類報不待爵賞而

民自勸不待刑威而民自化其陰翊王度
有功斯民豈小補云乎武自漢以來准元
魏宇文周唐會昌掌下廢佛之令其餘帝
王罔不崇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
興佛教累遣僧徒往西域益求其法太宗

藝九

文

皇帝建譯場修墮典製祕藏詮述聖教序
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
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璉
賡歌質問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哲宗
皇帝在儲宮日神考不豫時讀佛經祈聖

躬永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則曷
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遭前代之
三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
不旋踵而及於禍誰爲陛下謀乃赫然下
廢佛之令臣甚爲陛下危之夫自漢以下

歷代帝王固無足爲陛下道者然我本朝
之列聖豈皆不足爲陛下法哉陛下必欲
道士之盛者宜嚴勅郡縣民之俊秀悉與
保奏披戴不旬月之間道士自盛矣陛下
舍此而不爲迺迫脇佛者之徒棄其所學

而從之傳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悅而誠服也以非心悅誠服之僧驅而內諸道士之中臣愚以爲道士之禍自此始矣未覩其爲盛也臣濫學於佛食宋之粟不容默已諫而獲罪實甘心焉書上帝大怒收付開

藝苑

二十九

封獄當黥春陵監防卒謂此去萬里蛇霧毒人道人蔬食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宜茹葷血師驟然曰死則死耳佛禁不可犯也春陵守一夕夢黥佛械而立廷下旦視事徧以告僚屬僚屬具對同夢頃之師

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役辭以大君有命守益賢而免之居止幾州人入疫師爲鑿池呪水飲者輒愈尋許自便建炎南渡廷臣薦師林堪恢復詔赴臨安勉反初服師力辭帝知師不可奪從容謂師先

帝感於妖言毀卿形服朕欲爲卿去其黥涅可乎道對曰先皇墨寶不忍毀帝大笑撫道背曰卿到老僊疆遂賜名法道謚號寶覺圓通法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灾眚咸委師祈禱應若影嚮紹興二年詔

住廬山之東林從江州守臣請也明年師因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行在上蹕司緣崇寧大觀問道士王資息林靈素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廢僧班切見靖康以來道士官資已行追毀乞依祖

宗舊制特賜改正禮部議故事惟宣德門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者為令先是靖康之亂嘗與律師悟明捨造三千化佛為國永命其在祥符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再陷臨安乘輿浮海道亦扈從至是乃移罷東

林勸施歲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入寂于千佛閣新寺是日講筵法師百餘人以自然來謁慰勞如平時遽謂法門安危醫公等是賴吾其逝矣索筆書偈合掌而逝閻維獲舍利無數弟子寶護建塔九里松

藝文

三

之原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魏國公張浚謨塔銘

淨慈北磵居簡禪師吊其塔文曰孟子釋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蠻蠻試身雷霆不

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果能屈乎黥而
流之爲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
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果能移乎削名
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祿簡在帝心曰
往欽哉去汝黥涅公念先帝不敢毀除

帝曰此翁至老倔彊富貴果能淫乎方
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搆遷易繙於黃
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壑公
則効忠比干尚與其萬分之一如以抔
土隄龍門之濤瀾聖恩寬洪不即誅戮

鄉使群起而拒吾知公獨不拒也非至
仁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
所成就奇偉峭絕真大丈夫事再拜右
繞辭而吊之曰黥可息乎身據鼎耳苟
息之則殞黔可夫乎恩如春風兮去之

墓

主

不忍一念之忍迄于蒙塵忝離闕庭塗
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
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衆蠻斯
屈老臂獨信隱若敵國賢於長城蓋爾
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骨痛奚以平九

里清陰蛻骼是舍草枯目春光奮不夜

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類有此乎其容

則赭油然而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卒欽宗桓即位

正月斡离不化京得金帛而
陷明年四月帝及上

改元靖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